

花海有约

◆邱建明

蔡老师开着才买的新车,约我到天府花海看花。

他一路问我,这车如何,舒服不,好久也去提一辆。他说,没想到还能买车,四十多岁的人了,也该享受一下生活。

过文宫,穿二峨山隧洞。以前山高坡陡路难行,自从打通了隧洞,仁寿与成都的距离更近了。一座二峨山,曾经阻碍了无数代仁寿人远飞的梦想。打通二峨山,仁寿人的视野更宽广,思维更敏捷。视高被列入天府新区,仁寿提出了“全域天府新区”新理念,展开了腾飞的“翅膀”。

汽车在宽阔的公路上行驶,听着老歌,没多久就到了清水镇的“天府花海”游客中心。这是几年前建起来的都市近郊型现代农业示范园,我们购买了门票,走进花海。这儿的花品种众多,主要以玫瑰、非洲菊、天堂鸟等为主。据说产品主销成都、西藏等地,甚至占据了成都非洲菊鲜花市场的半壁河山。

花,以前离我们的生活似乎很远。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县城近年已经开了不少鲜花店。情人节、春节、母亲节,或者生日、婚礼、看望病人,都可以用花以示祝福,表达情感,传递爱意。

我们在花海中畅游。看女子如花,亲近这一朵,恋上那一朵,摆出不同的姿势拍照,把自个儿变成“花妖”,无端便想起一个关于玫瑰花的传说:佛祖的众多徒弟中有这样一对男女,男的性格热情叫爱人,女的性格温柔叫情人。一天,他们一起研究佛理,无意中在一个小山

发现了许多含苞待放的鲜花。因为从未见过,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他们都很好奇。爱人想去摘来看,一不小心被鲜花的刺刺到,流出了鲜血。情人连忙拿起他的手,心疼的掉下一滴眼泪。眼泪和血同时落下,分别渗进了两朵鲜花。后来,人们说,当爱人和情人在一起的时候,就造就了爱情,爱情一定要有鲜花。而虽然红色代表热情的爱人,白色代表温柔的情人,但它们有同一个名字——玫瑰花。

我想,把心爱的人带到花海,不停地给她拍照,给她摘花,让她做一朵玫瑰花,享受美美的时光。即使回到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世俗,太多不如意,能有这段回忆,定也是温馨浪漫的。

记忆中,十多年前读到过眉山诗人梭子的诗《玫瑰要开》:我看见一枚一枚的小刺/站满瘦瘦的枝……一枚一枚的刺/与深埋的触须相握 一根一根/刺绣我们多情的梦想/让灵魂承受/所有寂寞与无言的夜晚。玫瑰刺绣过女人的多情,玫瑰也让灵魂承受过寂寞与无言。玫瑰有情,但玫瑰也有刺。梭子把编刊物、写文章当成了事业,现在视力模糊,仍坚持着文学的理想,努力抵达“玫瑰要开”的梦境。

2015年,首届天府花海玫瑰节文化主题活动为“女人与花”。那期间,花海里开展了“女人与花”文化主题讲座、天府才女汇花海书画联展、旗袍模特走秀、花与女人摄影、采摘玫瑰等活动。我疑惑,女人与花有着不解之缘,到底是做



相约花海 周军 摄

一朵什么样的花才最好?又或许,每个女人心中都有她自己的花语:平静、淡雅、忧郁、抱怨、热情、奔放,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性格。

一路走来,几个六十来岁的女人在花间锄草。听说她们是附近农民,为这些花打工。阳光下,花容照亮了她们的苍老的面容,我能看见她们额上渗出的几滴汗珠滴落在鲜艳的玫瑰花上。

花香满径。我拾起几片食用玫瑰花瓣,一股特

有的清香沁入心脾。在我的前方,是展示着仁寿的历史与文化,仁寿的名人及仁寿当今发展的文化长廊。那些承接历史的图片和文字,成为宣传仁寿的一扇窗,是另一种花香。身为仁寿人,我想应该更多地了解仁寿,认识仁寿,以至建设仁寿、发展仁寿。

临走时,买了几朵花回家。我将她们插入花瓶中,看她们离开土地后的命运,看她们如何与时间抗争。从花开到花谢,我要再好好朗读一遍《玫瑰要开》。

闲步仁寿湿地

◆胡文东

湿地新雨后,香径入帘青。
空飞白鹭低,瀑水奏琴音。
睡莲娇含羞,凉风逐浪轻。
绿萦绕堤坝,普宁安民心。

离骚

◆王宏

携香来浊世兮
荷叶裁作衣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白云为容姿兮
兰草作内质
举世皆浊你独清兮
众人皆醉你独醒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路漫漫其修远兮
你将上下而求索

彷徨山泽兮 独行踽踽
忧心国事兮 问天问地
草木零落兮 悲无语言
美人迟暮兮 难将息

山河破碎兮 未悔九死
江水哀歌兮 灵均魂离
幽兰芬芳兮 弥天地
离骚雄奇兮 传万世

幽兰芬芳兮 弥天地
离骚雄奇兮 传万世



周军 摄

公园印象

怀念有龙舟的端午节

◆郭成钧

端午节,邻居周二哥的儿子回来了,开着车带着老婆儿子回来过节。周二哥两口子自然是高兴极了,早几天就准备好吃的东西。周二哥的独生儿子叫周杰,研究生毕业后考上了城里的公务员,妻子是医院的主治医生,儿子也上了高中。

按辈分,周杰叫我“大表叔”。我问他,“为什么好几年都不回家过端午节?”他说:“相对于城市里过节的热闹,乡村显得太平静,朴素,连传统都丢了”。接着又继续说道:“河水太臭,没有人划龙舟,有啥好看的?”

我想起老人们讲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前,清水河上,由当地大户组办的

端午节龙舟赛。听说每条龙舟有两丈多长三尺宽,由十二人划船,其中一人专门擂鼓,另一人站在龙舟前头舞起一面小旗帜使劲大喊“加油!”每年这个日子,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会聚集到河两岸看比赛。一直到1956年以后,几支全是由柏树做的龙船被拆了当柴火烧掉,龙舟赛也停了。再后来,当年划龙舟的老人多数作古,只有90高寿的邓火生老人还保留了一套当年参赛时穿的衣裳,想要传承手艺,却因卧病在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那条河也在许多年前变臭,水灵芝乘势占据了河面,昔日宽阔的河面再容不下一只小小的龙舟。更何况,造龙舟的木

匠已经不好找,年轻人也大多缺乏了划龙舟的激情。近两年,为了再现当年清水河上端午节龙舟赛的盛况,当地政府经过十几天努力,清除了水灵芝,拓宽了河面。当地有3位成功人士还曾畅想,今年端午节时能不能租几只摩托快艇在河上游玩一回。但在龙舟赛重兴之前,乡下除了吃粽子、挂艾叶这些老传统,仍是寂然无声。大多数的农民,在吃过早饭或赶集后到田地转一圈,就会投入麻将和二七十的战场。

那天,周杰和他爸爸趁赶集外,两父子就顺着清水河边的水泥路走了一圈。刚吃了午饭,周杰的儿子就闹着要

回城,看赛龙舟。

我哪儿也没去,在电视前看了一看城里人的热闹,看了看人家赛龙舟时冲天喜地,我有点羡慕,真的,谁叫我乡下没有赛龙舟呢!我没地方可去了,只好在清水河边去看钓鱼消磨时间。我让时光从身边悄悄地逝去,我看见水面上浮云来来去去,直到黄昏来临,渐渐地包围住我,包围住我周遭的一切。于是,我只好从河边起身,离开。端午节也就这样一点点从我身边溜走。

别了,端午节!别了,我的一天。我似乎什么也没做,就度完了三天假期。明年端午节,我又当做些什么呢?

回城,看赛龙舟。

我哪儿也没去,在电视前看了一看城里人的热闹,看了看人家赛龙舟时冲天喜地,我有点羡慕,真的,谁叫我乡下没有赛龙舟呢!我没地方可去了,只好在清水河边去看钓鱼消磨时间。我让时光从身边悄悄地逝去,我看见水面上浮云来来去去,直到黄昏来临,渐渐地包围住我,包围住我周遭的一切。于是,我只好从河边起身,离开。端午节也就这样一点点从我身边溜走。

别了,端午节!别了,我的一天。我似乎什么也没做,就度完了三天假期。明年端午节,我又当做些什么呢?

童年的酸枣树

◆柳絮轻飞

你吃过酸枣吗?那种小小的、长圆形、摸起来滑滑的酸枣。暑假的时候,它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从枝叶间冒出来,高高地挂在树上,惹得我们这群小馋猫天天围着树转。等到酸枣刚开始成熟,青色还未完全褪去,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摘来吃。胡乱咬几口,那酸酸的汁液瞬间就浸透了舌尖、舌根,直冲到五脏六腑。我们经常被酸得舌头麻木了,牙齿软了,还是乐此不疲。

小时候,我家院子前的田埂边就有一棵高大的酸枣树。那是我们童年时的乐园。当我们玩够了在院坝里出兵救人、在牛圈里藏猫猫、在竹林里翻跟头的时候,有人就会提议:“打酸枣去!”于是,大伙儿就会拿上竹竿,一窝蜂似的跑到酸枣树下。

通常是哥哥负责上树摘,我们在下面捡。可是他总要滑头,摘到酸枣就坐在树上慢悠悠地吃,我和小妹在下面眼巴巴地望着,口水直流。小妹不服气,找来一根竹竿就狠狠地往树上打。那些青的,黄的酸枣就一股脑儿往下掉,好多掉进了水田里。我也顾不得,把鞋子一扔,“扑通”一声就跳进水田里去。就这样一边捡一边吃,等到小妹打累了,哥哥爬下树来,我的牙齿也酸得再咬不动了。

有时候,哥哥不在,我和小妹就争着去爬树。小妹动作敏捷,三两下就蹿到树顶上去。她在上面专挑最黄的酸枣来吃。我也不甘示弱,双手紧抱树干,双脚小心翼翼地往上登,不一会儿也稳稳地坐

在树枝间。这时,就轮到邻居家的小娃娃听我们指挥了。我摘下一串酸枣,吆喝起来:“东子,站那边走,快点捡!强娃儿,接住!”小妹也在树顶上呐喊:“你那个不好,看我的!”话音刚落,“噼里啪啦”一阵酸枣雨就下起来了。几个小孩儿在树下像鸡啄米似的飞快地捡,不时会听到有人叫唤:“哎哟,打到我头了!”还有最小的娃儿,不敢过去捡,急得在旁边大叫:“给我留点!留……点……”

等到我们摘累了,就把竹竿一扔,在树上捉迷藏。东子和强娃儿把满衣兜的酸枣儿往路边一扔,也不管它们滚哪儿去,就争着往树上爬,一边还大叫道:“丽姐,拉我一把……”我们在树枝间攀来爬去,玩累了就摘个酸枣在嘴里,狠狠咬几下,再“扑”一声就吐在别人身上。就这样,酸枣又成了我们的武器,吐出去,扔过来,大家在树上打起仗来。

有一次,我玩得兴起,忽然脚下的枝丫“咔嚓”一声断了,人也从树上摔了下去。那次“死里逃生”的结果,是老妈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但是关了两天,我们又溜出来,在酸枣树下下起了“酸枣雨”,在树上又打起仗来。

也是在这种反复的交战中,树上的酸枣也慢慢地黄了,软了,甜了。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有着无限的诱惑,让我们忘记了烦恼和疼痛,让我们流连忘返,又无所畏惧!这就是童年的味道吧!

龙岩的雅聚

◆袁泉

龙岩是黑龙潭景区的一个景点。

黑龙潭水库未建以前,龙岩就是一个名胜了。唐代,龙岩就建有寺庙。宋代的十余龛摩崖造像至今也还留存。

现在向人提起龙岩,有的一时还不能明白。可一提起泼水现竹、泼水现字,大家都明白说的是龙岩了。泼水现字画,很神奇。画,据说是北宋的陵州太守文同所画。文同是以画竹闻名的。成语胸有成竹就是和他有关的典故。可惜这幅壁上竹已经不能显现了。不过,现在还能领略泼水现字的神奇。所现的这段不完整的文字可能是赞美墨竹图的。其中有“霜月澄灏,天风清劲”等词句。其中也有“乾道五年冬”五个字。“乾道”是南宋皇帝宋孝宗的年号。“乾道五年”是1169年。画和字大约相差

一百年的时间。

因为龙岩有神奇的字画,所以吸引了不少的后来人前来观看。特别是文人墨客的到来,又为龙岩增添了不少文化分量。我看重的就是龙岩作为文人雅聚场所的价值。

同样是乾道五年,比泼水现字的时间还要早几个月,龙岩迎来了六位文朋诗友。其中一位叫黄湘,又名楚源,擅长隶书,他挥笔写下了“龙岩”两个大字,随后又题了一段文字:“建康黄湘、黄温,唐福于时彦、程森,三(山)喻良孝,眉山任衍。右六人乾道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来……”此段文字交代了此次雅聚的人员和时间。

观看龙岩石壁上的题刻,神往古人在此的雅聚,能够想见他们挥毫泼墨的情景,他们一定是兴趣高涨,兴致勃勃的。

桐花赞

◆李娟

俗话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农历三月下旬,曾经布满山冈和溪谷的桃花、梨花和樱花,早已被山风褪去了云霞般的笑靥。

桐花的甜香飘逸在天地间,人生机盎然的新绿覆盖了枝头,一些青涩的樱桃密密麻麻藏于枝叶间,脸蛋微微露出些红晕。布谷鸟空灵的叫声,催促人们躬耕劳作,一年一度桐子花盛开的季节,就来到了。

仿佛一夜之间,千树万树的桐花,一下子盛开了。远远望去,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淡紫色光晕的紫云一簇簇、一团团,飘来荡去,不知有几万重。微风拂过,紫云便在天际飘动、飞腾,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郁的沁人心脾的甜香。

香气之浓烈,远非众花可比。吸一口气,整个身心,都被那甜香所包围。漫步林间,如同置身于百鸟和鸣,瑞云飞腾的仙境,让人禁不住翩然起舞。

走近了看,一树一树淡紫色的花朵,一簇簇在跃动着小绿芽的枝条上怒放,一支支“喇叭”,昂首向天,仿佛和着清风正吹响一曲《阳春白雪》。再看枝条的末梢,几十朵花朵一层层,一簇簇地排列起来,耸立成一幢幢宝塔。

在云天之下,在大树之麓,宝塔庄严肃立,阵阵香气袅袅地从宝塔中散发出来。而嗡嗡作响,在宝塔中进进出出的蜜蜂,应该就是虔诚的香客吧!

游人漫步于五龙山的山间小路。风湿柔地拂着发梢,一缕缕阳光静静地泻在无边无际的花海之上,散在碧绿的麦田里,照在青青草尖圆圆的露珠上。空气中弥漫

着桐花的甜香。深深地吸一口,整个身心都舒畅无比,如同在群山间俯仰,又如在云端徜徉。

桐花的甜香飘逸在天地间,人生机盎然的新绿覆盖了枝头,一些青涩的樱桃密密麻麻藏于枝叶间,脸蛋微微露出些红晕。布谷鸟空灵的叫声,催促人们躬耕劳作,一年一度桐子花盛开的季节,就来到了。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写诗题画赞美牡丹、芍药、菊花、荷花……可又有谁为桐花写诗作画?桐花不美吗?不!它美不胜收!让人心醉!只是它太多,又太平凡。

往往物以稀为贵,人们费尽心机追逐罕见稀少之物,追逐不到则日思夜想,写诗作赋,大力赞美,一旦到手则把酒临风,得意洋洋,炫耀于世。对遍地开花,香满人间的桐花,却少有人爱。因为它太平凡,没有名花的高贵血统,也没有于淤泥于凌寒盛放的气节,更不娇弱需专人呵护,它在荒僻之地,经风吹日晒,受暴雨侵袭,无人会来关心“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桐花的生命是短暂的,一阵风来,一片雨过,它们便会从枝头簌然飘落,彼时或许如雪花片片,清香阵阵,几天后,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想,或者,它就是五龙山人人民的素描,他们世代代地在田间耕作,寒暑不辍。与黄土烈日,寒风暴雨为伴,一生勤俭诚恳朴实,就像这紫色的桐子花,朴实无华,不势利,不张扬。用劳动的双手迎接生活的磨难和挑战,也让平淡的日子有着幽幽的暗香弥漫。